揚子法言

ヨ-12
484
ワ745

口 13
484
45

東京書籍
學校圖書

明治廿年三月廿三日收納

勝子瀛言

484
48

光緒二年浙江書局
據江都秦氏本校刻

重刻治平監本揚子法言并音義序

揚子法言十三卷自侯芭宋衷之注既亡而存者莫先於晉李軌宏範注宋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板行最爲精詳有音義一卷不題撰人名氏其中多引天復本天復者唐昭宗紀元而王建在蜀稱之然則謂蜀本也撰人當出五代宋初間矣司馬溫公言宋庠家所有逮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載皆卽其本當時固盛行也外此有唐柳宗元宋宋咸吳祕注建寧人合李注爲四注本書錄解題云與此不同厥後書坊

支那所有錢

復有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本則又增入溫公集注而卷
依宋咸爲十諸家元文悉經刪節全失其舊明之世德
堂據以重刻通行迄今於是世人罕知諸家或十三卷
或十卷各有單行之本而李注乃若存若亡焉戊寅首
春購得宋槧稍有修板終不失治平之眞適元和顧君
千里行篋中有臨何義門所校出以對勘大致符合深
以爲善勸予刋行爰以明年影摹開雕凡遇修板仍而
不改并所譌誤舉摘如干條綴諸末以俟論定者唯惜
陳振孫又云錢佃曾得舊監本刻之今未見不獲互相

證明也至於宏範所學右道左儒每違子雲本指其讀
文句亦不能無失溫公時下己意多所訂正而集注十
三卷本竟杳難再遘然則此本宋槧之僅存而予與顧
君得以流傳之可不謂厚幸也哉嘉慶廿有四年歲在
己卯十有二月己丑朔江都秦恩復序

學行卷第一

以其所以養四葉前八行衍下以字

吾子卷第二

事事辭稱則經二葉前三四行誤重事字

又

曰云姓孔而字仲尼二葉後八行曰當作自

問神卷第五

名震于京師四葉後六行震當作振音義可證此震字依

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問明卷第六

不亦寶乎三葉後四五行寶當作珍音義可證此寶字蓋依

漢書所改也

又

巢父洗耳三葉後九行洗當作灑注同音義及溫公集注

皆可證

寡見卷第七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一葉前三行假當作徦下同音義

可證此假字依溫公集注所改非其舊

又

春木之茫兮一葉後八行注春木芒然而生溫公集注云

李本茫作芒按音義不出茫字是其本作芒也其實

茫是芒非音義本傳寫譌耳此正文與注歧異乃初

皆作芒後改未畫一

又

又從而繡其其鞶帨二葉前八九行誤重其字

五百卷第八

由羣謀之故也二葉後三行謀當作婢

先知卷第九

議其教化二葉後八行議當作謹

重黎卷第十

請問蓋一葉後五行注天云云當作請問蓋天正文天字

誤入注中

又

始六之詔五葉後五行六下當有世字音義及溫公集注皆可證此修板去世字非其舊

淵騫卷第十一

舁以揚之一葉前四行當衍舁字溫公集注可證

又

擊遼水二葉前四行按擊當作繫繫屬也史記云屬之遼東不作擊可知但各本皆誤或治平初刻已如此

又

實蛛蝥之劇也 二葉後四五行 劇當作靡

又

曰非夷 下衍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十字 尙容 下衍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十六字 依隱玩世 下衍詭時不逢四字 其滑稽之雄乎 五葉前五六七行

按李本如此溫公集注可證此木衍字皆溫公取漢書所增而修板依之擠入非治平之舊也

君子卷第十二

八言仙者有諸乎吁 三葉後十行四葉前一行 乎當作曰

石奮石建 一葉後四行 衍下石字

序

然後誕章 五葉前六行 然當作終

音義

卷第四 則渾一條 請問禮莫知 一條 當在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條之下

又

卷第八 渾渾一條 簡易一條 當在焉得條之下

又

卷第十 置守一條當在屏營條之下

又

同上 抵巇上都禮切下許羈切當分爲二條云抵都禮切巇許羈切

東京書籍

也

揚子法言學行卷第一 江都秦氏影宋本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

此三者教之大倫也皆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無此三者民斯爲下矣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立而道生是故冠乎衆篇之首

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仲尼志道朝聞夕死揚子好學不羨久生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不在也言在仲尼也 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傳也茲此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

李軌注

木舌金寶其口木質其舌傳言如此則是仲尼常在矣　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

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錯治之名　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否不也輟止也此章各盡其性分而已　螟蠕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蠕而受化久乃變成蜂爾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切磋琢磨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上士聞此五者勤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眾人所不能踰也言諸賢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眾山之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天不可升也　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與方術之家言能銷五石化爲黃金故有此問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鑄之令殆庶幾或人蹴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蹴爾驚貌旨美也喜於問財而得爲人富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爲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求師者就有道而正焉

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傷夫欲爲而不得其道者多矣一閨之市不勝異說焉一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之旨賣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一卷之書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大小之相形高下之相傾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泯泯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

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鴻之不失寒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止於下者根本也漸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操道義爲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如枝條德貴日新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榮者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飾榮櫨也烏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人由禮義閑其邪情故異於烏獸也賢人則異衆人矣制立禮教義之作有以矣夫言訓物者奉宣訓誨聖人則異賢人矣是以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

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有其具猶或不能成其事無其志必不能立其業　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曰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正考甫宋襄公之臣也尹吉甫周宣王之臣也吉甫作周頌正考甫慕之而作商頌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奚斯魯僖公之臣也慕正考甫作魯頌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　曰大人之學也爲道小人之學也爲利子爲道乎爲利乎

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已耕獵如此利莫大焉　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者聖人之徒與去惡遷善兼總仁義也徒猶弟子也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行之不息已歸之不已巨陵學山不至于山是故惡夫晝也晝止頻頻之黨甚於鷦斯鷦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羣行啄穀喻人黨比游宴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匿怨仲尼之所恥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

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已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至樂內足不待於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欲以此義嘲揚子或曰請問屢空之內乎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祗其所以爲樂也與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思也孰禦焉孔子習周公顏回習孔子無止之者

揚子法言卷第一　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鈁同校

揚子法言吾子卷第二　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悔作之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乎駭歎之聲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陵雲之志或曰霧穀之組麗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蠹矣霧穀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劒客論曰劒可以愛身言擊劒可以衞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猶狂使人多禮乎言猶狂使人多禮辭賦使人放蕩惑亂也或問景差唐勒

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言無益於正也淫則柰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陳威儀布法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相越不歸於正也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也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猶和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十二律者十二月之律呂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中正者宮商溫雅也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聲平和則鄭衛不能入也學業常正則維說不能傾也事得本則邪佞不能謬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漏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令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貴事實賤虛辭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事辭稱則經夫事功多而辭美少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多則聽聲者伉其動也事功省而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足容德之藻矣足言夸眡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僞非僞實之眞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大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

物也必以仁義觀書者警諸觀山及水升東岳而知眾山之峭
㨗也況介巨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
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末無
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
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崆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
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
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惡夫不由聖
人之道者也或欲學
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鬬也再言史乎
者善之也言勝於不學而妄名不知而鬬廢
或曰有人焉曰云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
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
豹而戰戰悸怠其皮之虎矣羊假虎皮見豹則戰人假僞名考實則窮聖人虎
別其文炳也如虎之別百獸炳然殊異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蔚然有文章而
次虎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萃然有文采異於貓貉貍變則豹豹變
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不能釋義好說而不
要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非法
何所擇乎聽也無淫非正不聽何所淫乎擇則亂淫則辭言有可擇則
侈則邪僻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

習實生常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而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不姦姦者以虛受人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不詐詐者以正教人也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詐詐者以詐欺姦詐多聞則守之以約所守簡要多見則守之以卓所覩廣遠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少聞無要約之守少見無卓絶之照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雖有三百領色雜不可入宗廟紵絮雖有三千匹以禦冬寒文賦雜子不可以經聖典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陵雨陵暴然後知夏屋之爲帡幪也帡幪蓋覆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郭郭限內外禦姦宄聖人崇仁義正德違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亾則書其統一也

揚子法言卷第二　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鈁同校

揚子法言修身卷第三　求己以返本守母以存乎此其大要

李軌注

江都秦氏影宋本

修身以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無敵於天下也人之性也善惡混混雜也荀子以爲人性惡孟子以爲人性善而揚子以爲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教立言尋統厥義兼通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揚子之言備極兩家反覆之喻於是俱暢　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所謂混也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御氣爲人若御馬利適惡路則鴈蹇涉道由通衢則迅

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曰

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曰銘
哉銘哉有意於慎也歎美戒慎之至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
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貴令信敬素著珍其貨
而後市貨珍價必貴修其身而後交身修交必固善其謀而後動
成道也無所不通君子之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
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
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俱當順
天人之道理而無所迕逆也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
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覩聖

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公儀子爲魯相婦織於室
遣去之園有葵拔弃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爲江都相下帷三年不闚園此二子才德高美使見善
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
宅也義路也禮服也知燭也信符也仁如居宅可以安身義如道路可以
安行禮如衣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察信如符契可以致誠處宅由路正服明燭
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
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
乎

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雖有喬喬之莠其穀不可得雖懷忉忉之思遠人不言仲尼之道深遠不可以治學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旨三年不目月精必矇不見日月而旨矇以喻不學爲閽人熒魂曠枯糟孳曠沈孳熟也人以杖擿地而求道雖用白日無異夜行夜行之義面牆之諭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可觀望也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華實相副然後合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簞瓢臞瘁茹亦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千鈞之重烏獲舉之而輕多力耳簞食瓢飲顏氏處之而樂德盛也或問犂牛之騂與玄駵之騂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宗廟貴純色君子貴純德如剌羊剌豕罷賓犒師惡在犂不犂也剌羊義見易有德者好問

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言魯定哀公孟仲季孫皆問仲尼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麾之莊周與韓非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眾政問何謂也曰莊雖借喻以爲通妙而世多不解韓誠觸情以言治而險薄傷化然則周之益也其利迂緩非之損也其害交急仁既失中兩不與耳亦不以齊其優劣比量多少也統斯以往何嫌乎哉又問曰自此以下凡論諸子莫不連言乎莊生者何也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每遺其苔曰妙寄而去其麤迹一惜乎衣未成而轉爲裳也衣上也裳下也以貫之應近而已　惜上爲聖典本也諸子末也轉下捨本而逐末者是可惜　聖人耳不順乎非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性與天道發言成章不肆習　賢者耳擇所聽口擇所言眾人無擇焉觸情任意或問眾人曰富貴生苟貪富貴不義而生賢者曰義行義以達其道聖人曰神德行也觀乎賢人則見眾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眾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三檢眾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爲法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所謂觸情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曰其爲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猶敦重也　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者威儀

也肅敬也
括法也　君子微愼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懱之有微纖也悔
吝小疵也
元懱大惡　上士之耳訓乎德順下士之耳順乎己苟欲令人
順己言不違理故形不慙行不耶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憚難也

揚子法言卷第三　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鍔同校

揚子法言問道卷第四　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也

李軌注

江都秦氏影宋本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萬物由之以通或曰可以適它與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此亦因形以取譬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以喻經學通於聖道或

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大解曲通歸正之義道德仁義禮警諸身乎不可無之於一夫道以宕之禮以體之天也五者人之天性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四體合則渾成人五義備則混爲聖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或問德表曰莫知作上作下之樂爲下之苦請問禮莫知言己有禮制則有尊卑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於下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爲德禮如體體無體何得爲人無禮何能立德或問天曰吾於天與見無爲之爲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可以止奔競訓饕冒之人及搥提仁義絶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之絶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爲之本斯乃聖人所同子雲豈其異哉夫能統遠旨然後可與論道悠悠之徒既非所逮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耳無取焉何者不得以之爲教也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它則荅焉安也開發也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日月齊明視其文者不下堂知四方閉之閟然不覩牆之裏不開聖卷諭無所見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

允信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始乎伏犧而成乎堯伏犧畫八卦以敘上下至於堯舜君臣大成也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

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以中國殷正或曰孰爲中國正直北辰爲天之齊今俱偏僻未知誰爲居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於天地者土圭測景晷度均也過此而往者人也哉警八荒之於中國如彼諸子之於聖人如是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限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五常也帝王之所制奉也譬諸書言之於筆舌爲人之由禮樂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眩眩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之與因雖異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事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問無爲曰奚爲哉應化而已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塗拱而視天下民之皁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民之死無爲乎紹桀者成

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也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也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人以爲太古不如絶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　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

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益損之值其日新則襲而損益之值其敝亂則隨時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歎無禮也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兼乎愛敬然後盛其美善　狙詐之家曰

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沾項漸襟堯舜乎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亾孰愈亾無曰亾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失其御則反閒背叛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與狙詐之力也如其亾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足多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

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

人也峻刑戰之術制民如牛羊臨之以刀俎故曰不仁之至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膢臘也與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之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禮記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刀鈍礪之砥筆禿挺削以刀申韓行法欲以救亂如加刀砥亦所以利也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裁民亦猶以人爲砥酷之甚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也曰何必刑名圖棊擊劒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大者聖人之言小者諸子之言或曰申韓之法非法與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韓韭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此數子之才苟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有簡貴之益焉鄒衍有取乎曰自持有疑跱之風焉至周岡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覿也

揚子法言卷第四　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鎔同校

揚子法言問神卷第五　測心能測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

矣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惟其所潛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通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其殆庶幾神在所潛而已矣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以神明光燭幽明照曜

四方人以潛心鉤深致遠探賾索隱天精天粹萬物作類天以精粹覆萬物各成其類人以潛心考校同異披揚精義人心如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亾人心如神變化無方操而持之則義存舍而廢之能常操而存者其惟則道亾操而不舍則道義光大存其精神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也至混然歸一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蚖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蚖其肆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與歎之甚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時可而升未可而潛既飛日潛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羙里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手者桎梏之屬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悉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悉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本百篇今五十九故曰過半矣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歎恨書序雖存獨不如易之可推尋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數存則雖失數亾則雖愚有所不聖有所不得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敘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

空焉今亾夫秦焚書漢興求集之酒誥又亾一簡中者先師猶俄而空之今漸亾虞夏之書渾渾爾深大商書灝灝爾夷曠周書噩噩爾不阿借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泰言酷烈也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嫌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莫有不存其內而能出乎其外者也或問聖人之作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昔昔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必有中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滌除如江河所滌灝灝洪盛無能當之者面相之辭相適捨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憤也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喑喑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喑喑目所不見恣恣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發成言畫紙成書書有文質言有史野二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察言觀書者之來皆由於心聲畫形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

洪流也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與何不能居世也曾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與曷其雜也曰雜乎雜歎不純也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贅矣動而愈僞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純則

巧僞息雜則姦邪生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亾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亾則艱

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矣

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三桓專魯陳恆滅齊王莽篡漢三姦之興皆是物也或問文曰訓訓順問武曰克克能

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順其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惟公克）爲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曰我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爲善惡）

改常日月用之不爲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爲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也此義也）曰君子德名爲幾（積德然後近名）猶王孫賈勸仲尼媚於竈也曰君子德名爲幾積德然後近名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四國漢時諸侯王）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審乎自得而已矣慨夫逐物以喪眞而不能求己以絶僞）或問人曰艱知也（艱難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而難任人莊周亦云厚貌深情）曰焉難（難未論其難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蝘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形彰於外視之易見）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烏呼能別似者爲無難

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則取愆（愆過也否不也）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論天地人經是德也愆不爲過愆可采取也愆欲問其義）君子不出諸口

揚子法言卷第五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鈺同校

防姦必有其統揆物必以其度察見至微之理探射幽隱之情

李軌注

江都秦氏影宋本

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乎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大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爲聰惟天爲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覩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聞芻蕘之言負薪之語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與是何師與天下小事爲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筭每

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大知者聖道　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　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夫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聖樂聖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人不可强通聖人之道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同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玩也玩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斯李斯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精明於戲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爲盛哉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

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亾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爲者
命不可避也大理然者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以其
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自詒伊慼吉人凶其吉居安思危凶人吉其凶以小惡爲無
惡積而罪彰滅身之凶至也辰乎辰歎時也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
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譆言敗俗譆好敗則姑息敗德則法君子
謹於言愼於好亟於時亟急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
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明不能化頑闇之人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
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

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
鷦明遰集食其絜者矣遰集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鳳鳥踶跮堯之庭踶跮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於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利或曰龍何如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時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或問活身曰明哲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愼其身也越於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　楚人龔君賓龔長倩也當成哀
曰兩龔王莽篡位之後崇顯名賢復欲
用之禰疾遂終身不仕絜清其志者也　蜀莊沈宴　蜀人姓
字君平沈寞猶玄寂泯然無迹之貌是
故成哀不得而利之王莽不得而害也　蜀莊之才之珍
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　所謂沈
冥也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
和何以加諸　久幽謂賣
卜於成都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吾珍莊也
居難爲也　人所不能
非難如何不
慕由卽夷矣何鬻欲之有　許由
伯夷
無欲之至既不
可害亦不可利　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
好大者爲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詰堯亶舜之
重則不輕於由矣　允信也
詰知也好大累克巢父洗耳不亦宜

乎　累積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也巢父
洗耳河濱河主逐之皆非通理之談靈場之威宜夜
矣乎　靈場鬼神之壇祠也靈壇所以爲威可冥夜
不可經白日偏謬之談可獨說不可校諸實　朱鳥
翻翻歸其肆矣　朱鳥燕別名
也肆海肆也　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
來則來時往則往　取其春來秋
往隨時宜也　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
與不慈寒暑之宜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
能知去就之分或問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
難敢問何反也　韓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
干秦王伏劒死雲陽故曰何反　曰說
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
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
亦無所不至矣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

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譏其本自挾詭情以說秦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靜不能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旁通乎應萬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

揚子法言卷第六　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鍔同校

揚子法言寡見卷第七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此其所以發揚德音

李軌注

江都秦氏影宋本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通文之視通言之聽假則偭焉歎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偭然而不視聽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曰不得已也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已則已矣不得已者官有策試者也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爲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爲已也爲已之學也內爲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

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

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眞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僞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而從人

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說事者莫辯乎書尙書論政事也說體者莫辯乎禮正百事之體也說志者莫辯乎詩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屬辭比事之義捨斯辯亦小矣春木茫然而生譬若孔氏啟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言其純美也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說也奚其存曰曼是爲也天下之亾聖也久矣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故也嗚呼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璆琳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言其要妙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無訓解故今之學也非獨爲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

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耳但不邪荒乎淫拂乎正沈而樂者君子弗聽也或問侍君子以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或曰不有博弈者乎曰爲之猶賢於已乎今之所論自謂侍於君子也侍君子也者賢於已乎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遭也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亾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已也塞鷦明沖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沖天適足爲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徂往也方四方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辭在史記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亾道亾則器不存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曰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莽之篡不言可知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

貴儒學而賤兵强魯國嘗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爲齊楚所侵所以譏問曰皇皇歸美安枕而孔子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於京臥以聽於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章章悚懼也一時暫用猶至於是況能終之乎魯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萬物將自賓

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濟度也言度大海在舟船興大治在禮樂航人無楫如航何雖有舟航而無楫櫂不能濟難雖有民人而無禮樂不能熙化或曰奔壘之車沈流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奔舟覆故欲救之曰否否不也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沈言奔沈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沈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禦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亾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忘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誠信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權諸盍何不也曰譬諸父子爲其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讓十二之稅揚子貶榷利之權卜式之云不亦匡乎匡正也桑弘羊大旱卜式曰獨烹弘羊天乃雨式之所言大匡正矣或曰固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俾使也譬諸琴瑟調正則合雅鄭衛則爲淫秦法酷暴雖欲使聖人因之不可以致康哉

鄭衛本淫雖使夔拊之而不能致簫韶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貂狐之裘於體溫燠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燒書坑儒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之辭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歎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非其時而望之有望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有望之不可得至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失德之報何其驗哉

揚子法言卷第七 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鉉同校

揚子法言五百卷第八 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聖非經通之言故辨其惑罔之迷也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曰堯舜禹君臣也而竝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千歲一人千人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

不敬不詘如何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爲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

王莽所詘者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重其祿而輕其道聖人曰於道行與衆人曰於祿殖與聖人以行道爲務凡人以祿食爲先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先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素法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繩焉得而用之）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與曰知之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順彊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之至孰能用之（捐棄或問孔子）

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送道術何所之詣）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恥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倫匹）利孰

大焉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嫌孔子大其道故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爲去乎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謀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邬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正諫而不用於是遂行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欲太平也如欲太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赫赫乎日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即然事得簡易已簡已易焉支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了也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

不訓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皆占之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甘公石申夫善觀天文者也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德也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賢者志在乎禮義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聖人之言遠如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大人之謂請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瓏其聲亦猶君子清泠其德音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人人多病道屈沈也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周之士也貴道泰業隆故尊貴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王道月未望則載魄也肆放任意而道義行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王道月未望則載魄於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光始出於西而以漸東滿光稍既望則終魄於東既望則終魄於東光稍虧於西而以漸東盡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形弓盧矢不爲有矣以喻有君而無臣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今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畏與見侮

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

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可以彊世使行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鷃角之哺果而陷之奚其彊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也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爲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弛舍或曰何謂也曰檄之而已矣弓良在檄禮樂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也以舊防爲無所用而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險克所以鄒衍迂而不信迂迴不可承信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

揚子法言卷第八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陳錤王彥起校

揚子法言先知卷第九 圖難於其易求大於其細爲之乎其未有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先知其幾於神乎 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 敢問先知曰不知 荅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知其道者其如視掣目便見忽眇緜作晛眇緜遠視 先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己有之初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曰思斁斁或問思斁曰昔桓周公征於東方四國是王王正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轅濤塗其斁矣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欲令徑於戲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畎婦人桑之謂思斁爲政如此民所思也若汙人老汙慢屈人孤屈窮病者獨死者逋田畎荒杼軸空之謂斁民散苦也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或問民所勤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惡政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才質刻而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咏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邊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抗則吾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覩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杜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君少

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闕盛衰焉昔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君之迹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所爲皆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議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或苦亂苦患綱紀然後曰綱紀綱目正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綱賴綱紀君任輔佐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綱惡得一目而正諸綱無綱紀目不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君無股肱國不治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杳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

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覽察其人考其勳績也　或曰爲政先殺後教曰於乎於乎者歎之聲　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功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化之所感有自來矣民可晨雌也雌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民可使覩德是以堯舜之民不可比屋而封　覩德則純覩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繪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歎非眞龍眞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或問政核曰眞僞用眞人遠佞僞眞僞則政核善善明則眞人顯惡惡著則佞僞息眞僞審則政事核也如眞不眞僞不僞則政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於世不離於羣遁離者是聖人乎言遁離者非聖人也雌之不才其卵鞮矣鞮敗也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　或問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律不犯奏不刻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刻奏也甄陶天下者其枉和乎剛則甄柔則坏甄燥也坏濕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

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　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聖人之道警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不及則未不及中未盛明過則昊昊日昊明盡言晉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桀小桀寡乎十一大貉小貉井田之田也謂古八家是治田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眾田之刑也者與眾弃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與奢侈長僭亂　人亦多不足矣僭亂既興民多匱竭爲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警諸算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其治

揚子法言卷第九　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陳錕　王彥起校

揚子法言重黎卷第十 眞僞美惡成敗存亡人君之所以御乎其下人臣之所以事乎其上不可以不察也明此以南面堯之爲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爲臣也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義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 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 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 或問黃帝終始 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曰託也 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 姒氏禹也

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人 夫欲雖僞者必假眞雖類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捨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義和之官故上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眞僞之分也 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爲武帝經度之耿中丞乎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宣帝考象之言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遠也 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者 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力亂神 或問子胥種蠡敦賢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郢楚都也鞭尸掘平王墓而鞭其尸藉館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謀越諫齊不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爲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乎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 種蠡不彊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邵也邵美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爲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劒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

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或問六國竝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時激地係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是人事也係何等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係也采食稅也激問激涇涇水也激者何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節節度也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矣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郿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郿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是以四彊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秦十五載而楚項羽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卵人卵曰具備有之也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爲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

孤睽睽猶乖離也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掃業山南發迹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人事者何也曰乘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曰非我用兵之罪乃天亾我諒乎信如羽之言否邪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屈盡楚憿羣策而自屈其力憿惡屈人者克勝自屈者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或問秦楚旣爲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乎典主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哉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今隕之者明乎秦楚惡之所致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主郊祀若秦楚彊闊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亾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曰無土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爲胙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而已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劉龔南陽劉高祖龔取也項救河

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設假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或問淫于越曰伎曲請問曰始皇方虎捌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徇終無橈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仕無妄之國易有无妄卦此亦依義取譬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閒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時策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爲無道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死而諫始皇卽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所亨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爲是曰生拾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語在漢書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劇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劇近虎牙言其殆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强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戊良乎甘羅戊之孫也以張唐之相燕割趙事發悟呂不韋也辟强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悟陳平周勃也言此之時各年十二欲知自出其意爲復戊良教之乎曰才也戊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其父祖也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

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未聞君其軀而已非長生久視之道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說韓信令左漢右楚鼎足而立不能下之佯狂弃走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有　曰囓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囓況拊鍵也

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逐諸侯秦聽之是一事忠也　至作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也　霍漢大將軍霍光曰始六之詔擁少帝之微權燕上官之鋒處廢興之分堂堂乎忠難矣哉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馮唐所知魏尚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坐欲諫之故激文帝耳非平談也德用士則聞之矣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及於德又何如　宮不女出宮人嫁之收入妻孥令無怨曠　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崇葬於霸陽因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無終竇相助犯觸田蚡並皆權禍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僞請入曰晉荀息趙程嬰公孫杵曰秦大夫鑿穆公

之側此章全論不問義既聞諸賢之信食言之德　問義又問於義誰得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普大夫可謂重食言之信蹈義也或問季布忍焉可爲也　季布爲項羽將嘗困高祖高祖既立購之千金則未也困迫乃爲奴賣與魯朱家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　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爲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焉攸避　荀患失之無所不至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　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死而益顯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或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釋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一至之賢王莽簒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　問長者曰藺相如申泰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　相如申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欒布爲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常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　或問臣自得曰石太僕之劉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愼丙大夫之不伐善　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御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名曰磾爲人謹愼目不忤視數十年張

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愼丞相丙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常救護又養視有恩紀而終不言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曰李貳師之執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祁連將軍田廣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到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懇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廬犧爲姦而焚其廬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傅婢置井捕之而皆無實或問持滿曰扼扼欹器在魯桓公廟者反獲其罪也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揚王孫倮葬以矯世以禮倮乎如矯世則葛藟尚矣古者未知葬送之禮死則裹之以葛悼厚葬也事見漢書曰矯世悼厚葬也投諸溝壑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或問周官曰

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

揚子法言卷第十

總校黃以周分校陳鋐王彥起校

揚子法言淵騫卷第十一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亦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也如其寢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君子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非絕德耶曰舜是皆德之殊絕力者何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耶此等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死然或

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者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雲應之以德義魯仲連排難功成而不受祿賞高談以救時如制而不陽好義崇理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而分疑忧辭免置幾矣哉鳥罟謂之罣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據慨之辭得以自免亦已危矣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

樓里子之智也使知國如葬則吾以疾爲著龜疾者

樓里子之名死葬豫言後當有兩天子宮夾我果如其言使其策算國事如之則吾以疾爲著龜者有爲有行動而焉周之順叛以成周而西傾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孰愈曰周也羊秦也狼然則狼愈歟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身之節而殘百人也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呂不韋陽翟賈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曰誰謂不韋智者與雖開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鴆死宗族竄流呂不韋之溢穹窿之雄乎不以其道非溢

何如穹窿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國地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秦將白起不仁矣用爲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矣用爲矣何翦問王翦何將也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欲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欲者絕語歎聲或問要離非義者與不以家辭國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螫之劇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由乎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吳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虫小巧耳政問聶政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軻問荆軻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然則子貢不爲歟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曰亂而不解於義高恥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恥國亂而不富貴其情下游說而不富貴儀秦其才矣乎迹不蹈已儀不侯任秦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美行園公綺里

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丞相封文帝後執禮嘉收通晁錯犯憲奏誅錯折節侯幸鄧通至使慢禮晁錯正以得皇於周昌汲黯折節謂守儒轅固申公竇太后后使入圈擊直諫

舜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爲所烹此二人終不屈其道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矩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滕灌樊酈曰俠介四人前後輔夾高帝叔孫通曰數人也見事敏疾爰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挾私斬錯晁錯曰愚削諸侯以危身酷吏曰虎哉

虎哉角而翼者也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無愁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孺鄧通周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悟內明奇畫外無違悟絳侯勃之果誅諸呂立文帝霍將軍之勇處興無所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制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櫻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禮樂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爲而不可得者也弘容而

已矣利柱安身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不阿於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亾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至取而治意乃明巫之成方遂也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近世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長平冠軍之征伐博陸之持重可謂近世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興尸血刃皆所不爲也

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虜使其猶劣諸虜美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袁其流風遺書蔑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爲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請問名曰詼達惡比欲知誰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尚容首陽爲拙柱下爲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
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爲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飧也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眾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豈伊仲元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爲人也柰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與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紲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紲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與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鄙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

使人畏也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揚子法言卷第十一終

總校黃以周分校陳鈺王彥起校

揚子法言君子卷第十二

其篇目者絕筆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或問航不濟衡不齊有諸樓航不把槳衡車不載齊曰有之或曰大器固

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衡之器充不器無所不施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大則不能小矣君子允蹈之允信也蹈履也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道同於仲尼也或曰孫卿非數家之書倪也彈駁數家倪合於教至於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謬乘詭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制亥合大同仁義牛亥辟白睪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其德色純曰睪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

之備矣或曰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網紀夷貉或入於沱或淪於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錄不隱故可採擇淮南鮮取焉爾浮辭虛妄不可承信必也儒乎乍出乍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爾人以巫鼓巫教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儔奚徒不果而已

乃復寄詼誕以自大假不學爲高通故
揚子既吐鬬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　或問聖人之言
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　吁者駭歎之聲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
則渝渝乎哉　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
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　天縱之也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
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
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
變乎　所以應無方也　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
覩禹之行水與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
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
理君子好人之好　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　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
惡　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　物好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
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
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
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勉者也或曰進進則聞
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進　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
儷焉　言少雙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也
必退易儷也　必苟也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僞名也進以禮退以義難儷

也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齊死生者莊生所謂齊物者非好惡生之謂也而或者不諭故問曰作此者其有懼乎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駁莊子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也各統其所言之則得其意也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通天地人曰儒道術深奧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或問人言仙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類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能使無為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

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談亦猶此義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君子忠人況己乎小人欺己況人乎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眞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

揚子法言卷第十二終

總校　黃以周分校　陳銛　王彥起校

揚子法言孝至卷第十三　始於學行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江都秦氏影宋本

李軌注

孝至矣乎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百行聖人無以加焉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兼該之天地與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地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裕父母之裕不裕矣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曰無須臾懈於心孝子有祭乎有齊

乎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亾形屬荒絕者惟齊也亾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是以祭不賓齊夫齊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禮記之論齊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人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問子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或曰必也兩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於斯二舜之爲子子有含菽緼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含食也菽豆也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或曰何以處僞曰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之謂僞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爲名之名其至矣乎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如何爲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皐陶謂之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勖之而已勖勉廋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廋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堯舜之道皇兮皇美夏殷商之道將兮將大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或曰食如五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　或曰食如

蠉言精細也衣如華服文彩也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斁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此亦泰況可滔天乎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曰勉勉勵也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此力百人便能敵之德諧頑矐諧和也頑矐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形不測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若順禔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燕所以爲君也順而安其上舜所以爲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或曰聖人事異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異亞之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或此惑之甚者必亾而已矣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是孔子之徒與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僞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甯曰甯先病而後瘳乎甯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愈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

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枉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四海爲遠治之枉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秀穎德行之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枉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繆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繆亦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傷悼習亂則好始治也好樂漢德其可謂允懷矣允信懷至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荒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荒荒大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矣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炎也宗夷者四方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仁少威多羣夷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仁少威多鷹隼飛飛攫撮急疾未至也未合至德或曰詡詡北夷被我純繢純繒繢畫帶我金犀金印犀劒飾珍膳寧餲寧餲其口也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大盛也曰昔枉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蕃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

之也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此也

朱崖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欲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事在漢書否則介鱗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富阜盛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粲文采晏和柔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天道勞功或問勞功曰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曰功歲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功曰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

喻無勞也曰於事則逸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言或以爲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爲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揚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慙教關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言人民眾多富盛也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羨唐虞之世也

法言序子雲歷自序其篇中之大略耳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倥侗無知也顓蒙頑愚也恣乎情性觸意而行聰明

不開闇塞之謂訓諸理訓導誤學行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禮樂也然後誕章諸子應時而作詭世之言乖離諸子圖徼貴此聖人坦蕩之夷路賤彼百家雜穢之邪徑誤吾子
事有本眞陳施於意動不克咸克能咸皆本諸身自求之義誤修身
芒芒天道洪荒混芒之初昔在聖考聖人作而萬物覩謂宓羲肇畫八卦六位成章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二五得中然後利見不可姦罔誤問道
神心忽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誤問神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誤問明

遐言周于天地遐遠周遍贊于神明幽弘撗廣絕于通言誤寡見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羣倫經諸範範模誤五百立政鼓眾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於哲民情哲智誤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一槩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誤重黎
仲尼之後訖于漢道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定其差品及文質也誤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蠢迪檢押蠢動也迪

道也撿押猶隱括也言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則開通也則法也誤君子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四方驩心誤孝至

揚子法言卷第十二

總校黃以周分校陳鈜王彥起校

揚子法言音義

學行卷第一

李軌注軌字弘範東晉尚書郎都亭侯撰周易音尚書音春秋公羊音小爾雅音各一卷泰始泰寧咸和起居注共六十七卷又撰齊都賦一卷集八卷見隋書經籍志　好學呼報切下同　復駕扶又切　諸儒金口而木舌柳宗元曰金口木舌鐸也使諸儒駕孔子之說如木鐸也　礧諸盧紅切　焉攸於虔切下焉知同　螟蠕上音冥蠕下音靈　殪於計切　蜾蠃上音果下音盧　祝之之又切　羿五計切　逢蒙薄江切　般音班　不能踰也俗本脫不字諸本皆鑄與音余下同　五石俗本作玉石誤　跼爾子六切　桐子音通與侗有未成人也漢書一閧下降切　不勝音升　之平皮命切鄭司農云質劑月平價

也於戲上音烏下音呼又虛宜切爲其于僞切下爲道爲利同粲音餐節之乘繩證切易乎以豉切噬爾於革切相比毗志切徒與音余下皆同疑者別出鵾斯羊茹切鸑雅烏如其富俗本下句作如其義非猗頓於離切其粗于胡紆切朱邑俱下同瞿然音洛句祗其音支適也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天復本並作無止

吾子卷第二

少而詩照切好賦呼報切組麗音祖猞狻音邊兔切狨音岸獄家語曰獄狨也太玄曰蹏于猞獄狨不治舊本作景景蹏枚乘繩證多哇烏瓜切確乎苦角反俗本作榷非惡烏路切淈古忽切屈原九勿切如瑩烏定切又音榮石次玉者一曰玉色逸論語切健也何休曰有辯護伉正曰浪切曰如玉之瑩伉者爲里正陸德明一音苦杏切稱則尺證足言將住切又如字下同詭辭九委切斷木都管切梡革音緩又音款斷木也爲鞠居六切剔施上力紙切下移爾切惡詆音烏下好惡靚音烏下同好乎呼報切書好說同山陘戶經切又口耕切孟子曰山徑之蹊蒼頡胡結切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音悅天復本作見羊而悅虎別彼列切下同不要一遙切則辟芳辟反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哆昌者切又尺氏切其較音角且易以豉切下並同帡幪李善曰帡莫經切幪莫公切覆也帡又音并又音萍

修身卷第三

矯思斯忿切必中丁仲切樂天音洛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天復本作不可爲也使人敬之可以有爲俗本作可以爲友非是好大呼報切卑也如字又音婢田圃田上田音佃下田如字圃音甫莠羊久切喬喬音驕詩作驕必矇音蒙瞽也熒魂戶扃切糟孳李軌讀糟如字孳音浮熟也柳宗元曰熒明也熒魂司見之用者也糟當爲精孳如葭莩之莩言魂之熒明曠久則枯精之輕浮曠久則沈不面日月則目之用廢矣以適他歷切下至於索塗冥行而已舊本亦作精孳摘宮職切索塗山責切重行下孟切行重行輕同重好呼報切下好重好輕好問並同有觀古玩切則賈音古俗本作賈謂賈人衒鬻過實下篇云衒玉賈石是也臞如其俱切瘠也捽茹上音在忽切下人恕切茶也之樂音洛鞮苦郭切騠息營切

封羊苦圭切罷賓音疲勞也犒苦告切惡在音烏鮮德息淺切引諸門乎作問本或門作問夷貉莫白切肆乎羊至切三好呼報切下並同入門俗本入作在禔身是支切又音題支又音元懌徒對切誤

問道卷第四

則渾戶昆切請問禮莫知天復本作請問莫知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天復本無或曰二字焉於虔切下以意求之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天復本無或曰二字焉或曰天與音余趧提趧都回切舊本皆從手鄭也提徒計切二字天與余趧提趧都回切舊本皆從手鄭也提徒計切亦鄭也漢書云以博局提吳太子則茶音聆閘然匹庚切閘門也俗本作疣贅之瑞切而治直吏切下閘然誤諸本皆作閘治同疣贅羽求切下而治直吏切下閘然誤諸本皆作閘治同哨哨七笑切則貉莫白切則禮由已一本作由也

眩眩戶萌切俗本作胘誤宋玉風賦狙詐干預切又曰眩聲兒余切不眩眩雷聲稗蒼曰眩眩雷聲兒

戰而屈人兵堯舜也天復本無堯字漸禁子廉切衙縣貫石音子將子亮切蝼蝓上落侯切下餘忍切腰臘上音力朱切鈺息廉切或作砭音紙反又落侯切本鈺誤砥目眩形一本作反自刑眩音縣漸諸子廉切如台音貽

問神卷第五

請問之天復本作請聞之舍則書也索至山責切無閒閒廁音之閒蚖元惡覩音烏食其不妄俗本作不忘字之誤也非義不妄食故不可得而制楚辭曰鳳亦不貪餧而妄羌里羊九切不手不制於人之手憃書容切又丑江食切又丑用切俄空苦貢切缺也渾渾戶昆切又胡本切瀕瀕胡老切噩五各切譙乎俗本作誰舊本皆作譙詩傳云譙殺也殺所戒切故注云酷烈易知以豉切下鞮易同覆物敷又切言言語訟也喊呼覽切又呼嫌下斬切之解胡買切曉也面相息亮切捻他胡切又同盧引嚚嚚音卽刃切俗也嚚嚚本作嚚譌誤唇唇呼昆切悉悉武巾切見矣賢遍切與我音預者鮮悉淺切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也漢書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盍勢諸名卿可幾師古注曰以身而無名爲病孟康曰盍何不也云何不因名卿之埶以求名幾音機下同君子德名爲幾韋昭曰言有埶之名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爲不然唯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揚雄以爲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趙楚之君非漢書曰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虖成其名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於何也音烏谷口鄭

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振于京師豈其卿漢書曰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與今文不同蟜垤上魚下徒結切俗本作綺切能別似者彼列切能參以似非是

問明卷第六

詩布內昡昡胡涓切涓切幽遠皃大知如字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過古禾切不入室者孟子疾之不食實者揚子疾之近人注法言誤以孟子疾爲句絕摭我音隻子疾之近人注法言誤以孟子疾爲句絕摭我音隻樂天音洛切下孟切下同庸行庸行同庸去諸上莒切諸上莒切玩也五官切漢書下玩泰同舊本皆作抗皐陶音遙謟女耕切譺謟天復本作譺音于又音紆妄言也敗俗必邁切下同又如字謟好呼報切謟音于又音紆妄言也敗俗必邁切下於紀力切同又如字謟好呼報切好好文同亟於紀力切瞶五怪切在治直吏切切下賢遍切同則見賢遍切弋人何慕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注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增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爲慕誤也鷦明上音焦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焦明西方鸑鷟北方幽昌中央鳳皇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字又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遴集鄰振切蹌七羊切翳路烏計切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珍乎漢書孟康注曰湛深淵默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爲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諸之也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三輔決錄曰子眞名樸君平名尊毳欲士衡切貪也蟬戰俗本作利欲儃舜累克俗本誤作刻灑耳音翾翾許緣切洗翾翾飛皃歸其肆矣注非也朱

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說難劉伯莊史記音義曰說難上式拙切下如字司馬正史記索隱曰說音稅難音如干切言游說之道爲難故說難書其辭甚高故特載之然此篇亦與韓子微異煩省少不同劉伯莊亦申其意粗釋其微文幽旨故有劉說確苦角切問行下孟切

寡見卷第七

好假音遐本或作遐下同倆焉切好盡呼報切援我音袁鶉兮音純譔女交切皆說一本說作訟曼是莫半切曼衍無極也呱音孤與璠上以諸切下附袁切馨帨上音盤下音稅惡在音烏拂乎符勿切而樂音洛焉於虔切窒珍栗切六翮下革切其累力偽切莫枕章衽切樓航或作舫亦作杭權利音角貂音彫

五百卷第八

參諸七南切有詘與屈同焉於虔切問陳直刃切信道音伸下同强其其兩切捐與專切非天下之至天復本作天下之至德賈如音古小則敗聖如何天復本無如何二字厭觀一豔切不厭於豔切渾渾戶昆切又胡本切簡易以豉切下同焉得於虔切下焉支焉離同瓏瓏上音龍下音靈多行如字曼之莫半切無也又毋伴切遯音素聆聽俗本作聆德非彊世其兩切羈角男女角羈故喦徒濫切槾之居影切槾所以正弓

先知卷第九

其幾音機下有幾同作晒音炳日易以豉切思斁音亦召伯是照切蔽芾

上必袂切下非貴切**果內**音納**汗人**哀都切**杼軸**直呂切**樂其**音洛下樂陶同**衣人**於既切**不揉**于粉切天復本作聆音雲耳中聲也**屬其**音燭**肉辟**婢亦切**實予**音與**惡在**音烏下惡得同**於乎**上音烏**政核**下革切**不離**力智切下同**卵**以冉切**不剡**以冉切**甄**陶居延切**甄**壞破瓦也**坏**芳盃切未燒瓦也俗本作怪字之誤也注甄燥也俗本作躁坏濕也誤作怪懼也**眾田**音商山**西釆**本或作勇切**高山**注云食稅倉代切或如字**雍梁**於用切**鹵**音魯**赦**奴板切**西畤**音止**鄜**芳無切**天王不臣**俗本作天下誤**爲贏**工僞切下無爲同**置守**手又切**屏營**上音并**守失其微**本或作徽**垓下**古哀切**楚懱**徒對切**彊閼**許激切**震撲**上如字又音普卜切**胎藉**胎當作跆徒來切跆蹋也藉慈夜切**德行**下孟切**龕**音堪與戡同**焉攸**於虔切下焉用同**虎捌**音列**梟磔**陟格切**越與**音預俗本作與字誤**橈辭**女教切下同**井幹**胡安切**之乘**繩證切**蔡生**史記作蔡漢書作韓生**亨之**普庚切下同**其耆未辯**者衍字**木侯**漢書作沐猴**逆訐**居竭切**劘彊**必益切**酈食其**異基歷二音**說陳**失贅切下同**說齊**音機同**幾矣**音機**揣通**苦怪切**抵巇**上都禮切下許羈切**拊鍵**上音撫其輦切**作相**息亮切**從浮**才用切**始六世之詔**天復本作始元之初**廉頗**旁禾

信亞音仲鑿穆顏師古漢書注曰鑿謂所穿冢藏音在到切或如字焉可於虔切下同黔婁其廉切又音琴韋玄天復本作四皓韋玄成色吏切扼音厄敔器倮葬郎果切

淵騫卷第十一

惡乎音烏曰寢俗本作臥寢在衍字扛鼎音江魯仲連傷而不制簡相如制而不惕傷與蕩同怵辭苦兩切免罝音衢幾矣音機之知音智下知國如字周之順赧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周之傾字之誤也史記作愼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愼轉爲順赧奴板切東并音併鄣山七豔切臨洮音叨相也息亮切裔音踰擔石都濫切又都甘切秦將于亮切下同牙欹烏開切又許介切

要離一遙切求反俗本脫求字蛛螫俗本作蛛螫誤賈誼新書曰蛛螫作網螫音矛焉可於虔切下於僞切下皆同爲嚴于僞切下爲丹同刺相息亮切下同曼面謨官切塗面督亢音剛惡諸烏路切秦行下孟切美行同鷙鳥胡安切又侯旰切說而失贅切任人音任難之乃旦切園公史記留侯世家作東園公角里上音鹿角俗本作里折節之設切下同箪巽箪與災同樊噲音歷蘄人七豔切里執正俗本作政誤盌烏浪切晁錯曰愚天復本作由忠捋踈上音郎活切俗本作將誤沒齒無愁也俗本誤作沒齒然也雋京徂兗切將子亮切下同冠軍古亂切奉使色吏切下同使行不下孟切下其行聖同詼達上音恢舊本皆作詼達漢書曰朔詼達多端不名一行本或作談達又作名字達皆誤妄譽音烏滑稽音骨朝隱直遙切

不累 艮爲切 紲臣 與黜同 愀如 親小切舊本皆作俶如昌六切動色皃 鄂閒 鄂音丹猶但也或古鄂但通用亦音但本或作但 育賁 音奔

君子卷第十二

弸中 蒲萌切又普耕切 般 音班 有中 丁仲切 其知 音智 倪也 他括切可也 牛 俗本作亇牛辟白誤辟息營切睟而 睟與粹同 隊乎 直類切 鮮取 悉踐切下鮮儷 同 人以 巫鼓 天復本作又以巫鼓 其行 下孟切下以行言行同 好人 呼報切下同 勘 與倦同 儷 音麗 鼜鼜 五刀切 虙 音伏 偟 音皇

孝至卷十三

有齊 側皆切下同 屬荒 音燭 含菽 本亦作哈音同 爲名 于僞切 庳 音婢下也 蟦 與蟻同 之綸 古頑切又音倫 扛 音江 揭 渠列切 若禔 是支切又音題 諸傳 直戀切 與有終而無始 與如字 孰寧 天復本作孰愈 知哲 上音智 之長 丁丈切 群行 下孟切德行同 東韓 都奚切 世鮮 息淺切 芒芒 謨郎切下同 璜 音黃 蟜 丑知切 又詘 許容切又詘諏捥切 捐之 與專同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 懿也過則反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柳宗元曰阿衡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

法言序

倥侗顓蒙 漢書揚雄傳鄭氏注曰童蒙無知也師古曰倥音空侗音同顓與專同侗又音通說文大

貌詩神罔時恫一曰恫未成器之人訓諸理師古曰訓告也迄孔許訖切師古曰至也孔孔子也言自周公旦也迄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王之道　終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徵漢書楊雄傳作諸子圖微師古曰言其後澆末虛誕益章乖於七十子所謀微妙之言　事有本眞陳施于意漢書楊雄傳作陳施於億萬事也動不克咸李奇曰不能皆善也　芒芒天道昔在聖考李奇曰聖人能成天道　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蘇林曰罔誣也言不可作姦誣於聖道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漢書揚雄傳作旁燭亡疆師古曰煌煌盛貌也燭照也無疆猶無極也　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李奇曰常行遜順備不虞遐言周于天地漢書揚雄傳作假言周于天地師古曰假至也　幽弘橫廣絕于邇言李奇曰理過近世人之言也　經諸範書漢

揚雄傳作經諸范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　立政鼓眾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漢書揚雄傳尚作上師古曰言志業不一槩鄧展曰鼓亦動也　參差不齊師古曰參初林切　一槩同也參初林切　一槩諸聖師古曰一以聖人大道槩平槩工代切　譔淵騫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　君子純終領聞音問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其終而不失令名　蠢迪檢柙師古曰蠢動也迪道也言動由檢柙也音狎　窒親莫大於窒神師古曰窒安也言大孝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在於尊嚴祖考安其

揚子法言音義　總校黃以周分校張預陳鋹校

將仕郎前眞州六合縣主簿權國子監主簿臣文効
將仕郎前齊州禹城縣主簿充國子監直講臣商傳
將仕郎前汾州靈石縣令充國子監說書臣牛景
儒林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陳州宛丘縣令充國子監直講編校秘閣書籍臣孫思恭
無爲軍軍事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充國子監直講編校集賢院書籍臣錢藻
宣德郎行太常寺奉禮郎管勾國子監丞公事臣趙越
朝奉郎行太常寺太祝監國子監賣書庫武騎尉臣程高
宣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臣張無競
宣德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兼駙馬都尉宅教授臣吳申

承奉郎守大理寺丞充國子監直講臣揚　褒

朝奉郎守太常丞知國子監書學兼篆石經同判登聞鼓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揚　南仲

編修實錄院檢討官朝奉郎尚書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兼充史館檢討同

知太常禮院兼丞事兼判官告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呂　夏卿　校定

看詳朝奉郎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邵　必

看詳朝散大夫尚書屯部郎中知制誥充宗正寺修玉牒官判大府護軍賜紫金魚袋臣祖　無擇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權判尚書禮部工部兼管勾修纂類篇兼判祕閣祕書省同提舉集禧觀公事兼

提舉校正醫書輕車都尉汝南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王　洙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館事權

判尚書都省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兼提舉集禧觀公事上輕車都尉太原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臣王　珪

管勾雕造朝請郎守祕書省著作佐郎充國子監主簿臣畢　之翰

朝奉郎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同知諫院兼管勾

國子監公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傅　卞

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兼權同

判吏部流內銓判國子監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蔡　抗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
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捌伯戶　臣　趙槩
推忠協謀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柱
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戶食實封捌伯戶　臣　歐陽脩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特進行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
大學士上柱國廬陵郡開國公食邑七千百戶食實封貳阡貳伯戶　臣　曾公亮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二七百戶食實封叁阡捌伯戶　臣　韓琦